

李長吉及其詩

(一) 李長吉的家世及其他

A 他的家世

(1) 他有父母：父名晉肅，母爲鄭氏。證

如——

舊唐書：李賀字長吉，宗室鄭王之後，父名晉肅。

新唐書…賀以父名晉肅，不肯舉進士。

太平廣紀：李賀…父璿肅邊上從事。

太平廣紀：其母夫人鄭氏，念其子深；及賀卒，夫人哀不自解。

太平廣紀：李賀……年未弱冠，丁內艱。

是長吉的父親，或在他幼年的時候，已經別世了。記得韓愈皇甫湜面試長吉詩的時候，長吉還是總角荷衣，年甫七歲，是他的父親彼時尚健在呢。他集中題歸夢詩有“怡怡中堂笑”及春歸昌谷“入門愧家老”幾語，更可證明他的幼年父母俱存的。

(2) 他有兄弟與妻子。證如——

示弟——別弟三年後，還家一日餘。

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詩云——維爾之昆二十餘，年來對鏡頗有鬢。

題歸夢——長安風雨夜，舊客夢昌谷……

小弟裁澗菜，……

所謂小季，大概是指其三弟而言，所謂

小弟，恐怕還有比小季還小的一個弟弟也難說？

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——青軒樹轉月

滿牀，下國饑兒夢中見！

出城——卿卿忍相問，鏡中雙淚姿！

詠懷——長卿懷茂陵，綠草垂石井。彈琴

看文君，春風吹鬢影。

所謂饑兒，卿卿，文君等辭，不是顯然說他已有妻子嗎？而杜牧李長吉歌詩跋云：“賀復無家室子弟，得以給養卹問”，或長吉死後，家室子弟亦相繼淪亡，殆已絕矣？不然，或時難年荒，流落他處；杜牧無從詢問亦未可知。詩人薄命，而至于滅宗斷嗣，真可為痛哭者矣！

(3)他有一個嫁給王氏的姊姊。

一個溷詩忌才的表兄。

證如——

李商隱李長吉小傳——世傳之長吉姊嫁王

氏者，語長吉之事尤備。……王氏姊
非能造作謂長吉者……

幽閑鼓吹：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
序，未成。知賀有表兄…召之見，託
以搜訪所遺。其人敬謝…彌年絕跡，
李怒，復召詰之。其人曰：某與賀中
外自小同處，恨其傲，忽嘗思報之，
所得兼收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！

B 他的生長地

他的生長地當在河南福昌縣。 證如——
困學紀聞：昌谷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。
張文潛有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詩，及福昌
懷古一章。

按以昌谷名長吉詩，殆後人不欲指斥其名，而
依其所居以名之。查昌谷在洛陽，地誌多失
載。詩中原註，謂：昌谷與女几山巒坂相承，
山卽蘭香神女上昇處。其谷更有隋之福昌宮

焉。這些地方，都在今洛陽宜陽縣。宜陽在唐宋時爲福昌縣。而一般人多因其詩中有“隴西長吉”之辭，遂妄擬其生長地在隴西。

他的集中并有昌谷讀書示巴童，昌谷詩，自昌谷到洛門等詩，更可證明他的生長地是福昌縣，不是隴西了。

C 他的年歲

他活的年歲有二十七。（約當西歷七九〇——八一六年）

舊唐書太平廣記都說他只活了二十四歲，這完全是錯誤的。我們從他所做的詩和其他方面的佐證的材料，他確活了二十七歲。

證如：

(1) 他的詩——

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——維爾之昆二十餘，年來對鏡頗有鬚。

春歸昌谷——終軍未乘傳，顏子鬢先老！

河陽歌——花燒中潭城，顏郎身已老！

崇義里——壯年抱羈恨，夢泣生白頭！

是長吉在長安時與回家後所作，已感覺得自己的年華已到壯年了。並且自己覺得身老有鬚，這自然是他在長安二十餘歲時的人面。他在家時所作詩南園第四首有云：“三十未有二十餘，”這更明白告訴我們說他的年紀差不多到了三十歲了。

(2)其他證有——

杜牧跋李長吉歌詩——賀生二十七年，死矣！

商隱李長吉小傳——長吉生時二十七年。

新唐書——為協律郎，卒年二十七。

按杜牧跋是在賀死後十五年，而他又是賀之執友，當然他所跋的更為可信了。

D 他的進士

他舉了進士沒有？太平廣記和劇談錄都說

舉了；而我們所考證到的，他是沒有舉的。杜牧的叙和他的詩中，都沒有談及，而在別的書中所說，亦都說他因父諱而未舉。證如：

新唐書——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，愈爲作諱辨，然卒亦不就舉。

舊唐書——父名晉肅，以是不應進士，韓愈爲之作諱辨，賀竟不就試。

韓昌黎諱辯——愈與李賀善，勸賀舉進士有名，與賀爭名者毀之。（他亦未明言長吉已舉得進士了。）

容齋三筆——唐昭宗光化三年……韋莊……奏詞人……有李賀皇甫松……俱無顯通，皆有奇才……啣冤抱恨，竟爲冥路之塵！伏望追賜進士及第。

是到昭宗時因韋莊奏請追賜長吉，終得一個進士，後人說他已舉得進士，或是因爲這個原故。

他的交遊

他最先為韓愈所知重，皇甫湜亦是他的前輩。他所交遊的有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沈亞之張大徹韋仁實沈駙馬等。

證如：

(1) 他的詩——

送沈亞之歌

出城寄權璩楊敬之

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

送韋仁實兄弟入關

仁和里雜序皇甫湜

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

(史載憲宗第四女宣城公主下嫁沈璿，或者就是他。)

(2) 其他——

杜牧序李長吉歌詩——…果集賢學士沈公

子明書一通，曰：我亡友李賀…

商隱李長吉小傳——長吉…最先為昌黎韓

愈所知，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夔
崔植輩爲密，每旦出與諸公遊……王
楊輩時來採取寫去…

新唐書——李賀七歲能詞章，韓愈皇甫湜
始聞未信，過其家使賀賦詩…

劇談錄——李賀善爲歌篇，韓文公深所知
重，於縉紳之間，每加延譽。

F 他的僻性

長吉是個不合時宜的傲骨詩人，並且目無
餘子，好爲自負，故爲時輩所排詆，遂致輻軻
以終。所以他不得顯達，或亦就是他這副磷磷
的傲骨決定他的命運，亦未可知。我們在他的
詩中和其他方面找到他傲骨自負的事例很多。
如：

(1) 他的詩——

送沈亞之——吾聞丈夫重心骨，古人三走
無摧挫。

綠章封事——金家香街千輪鳴，揚雄秋室
無俗聲。

唐兒歌——眼大心雄知所以，莫忘作歌人
姓李。

出城寄楊敬之權據——自言漢劍當飛去，
何事還車載病身？！

野歌——男兒屈窮心不窮，枯榮不等嘆天
公！

讀這些詩，就可以知道長吉傲骨自負偃蹇窮愁到了什麼程度了。他雖然挾策無成，潦倒以終；但是他的傲骨仍是磷磷的，他的心眼仍是一樣的雄大，唉！功名成敗，英雄顛倒，亦只有拋擲任臬盧罷了！

(2) 其他——

劇談錄——李賀善爲歌篇……聲華籍甚。

時元相國龜年少以明經擢第，亦工篇什，常願結交賀。一日執贄造門，賀攬刺不答，遽令僕者語曰：明經擢

第，何事來看李賀？！相國無復致情，
慚憤而退。……及爲禮部郎中，因議
賀祖彌諱不合應進士。賀亦以輕薄
爲時輩所排，遂成轍軻。

幽閑鼓吹——賀有表兄……曰某與賀中外自
小同處，恨其傲，忽嘗思報之，所得
兼舊有者——一時投於溷中矣！

如此則人之忌恨長吉，都是他那種傲才自
負的癖性害了他。怪不得他的詩要投于溷中，
他的進士亦卒於不舉呢。唉！這種癖性，亦許
是天生詩人所特有的吧。呵！薄命詩人，你亦
不必再呵筆問天，恨血千年吧？！

其詩的篇什

後人因爲幽閑鼓吹曾說：賀中表有妬其才
名，並恨其傲，將所得兼舊有者——一時投於溷
中；故劉後村作昌谷集題跋亦說樂府惟李賀最
工，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；然全集不過一小

冊；而疑長吉的詩篇尚有所逸，但吾考其所逸者，或皆爲賀所不欲存者。(?)若——

杜牧敍李長吉歌詩云：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，曰，我亡友李賀……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，離爲四篇，凡二百三十三首。

鍾伯敬作李長吉詩辨云：杜牧李長吉執友也，敍長吉詩曰：賀且死，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二百三十三首，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，則長吉詩無逸者矣。

所謂離爲四編，今本昌谷集只有四卷，或即原所離爲四編之本。且其詩是由長吉自授，不是他人掇拾編次可比，自無真膺雜陳之患可知。王琢崖昌谷詩註除原本外，尙由別書採出二首，一，靜女春躡曲，一，少年樂。少年樂見郭茂倩樂府詩集。元人所撰唐音遺響，亦載有此篇——少年樂，其辭意有似後人擬作，殆非長吉錦囊中所貯者。“錦繡萬花谷海錄碎事”

引有長吉斷句數則，尤不類其眞作，故各家編
集昌谷詩時皆不錄此也。

I各家評註

長吉的詩，各家評註有集者

李長吉詩評——劉辰翁

長吉詩箋註——吳正子

昌谷詩註——徐文長

昌谷詩註(合徐註刊之)——董懋策

昌谷詩註——曾謙甫

昌谷詩註——余光

昌谷詩箋——姚銓

按銓字仙期秀水人，時客居吳下，與復社諸名
士會，中有昌谷詩箋。外有邱象升邱象隨陳
係陳開先楊新吳甫六人之辯註，孫枝蔚張恂蔣
文運胡廷佐張星謝起秀朱潮遠七人之評，合刊
之，總號昌谷集句解定本。

昌谷詩註——姚文燮

李長吉集——黃陶庵評本，黎二樵批點。

(二) 李長吉的詩酒病

長吉的詩，是他以生命換來的。他的身體本來是**很弱**，再加他自幼就刻苦吟詩，所以弄得他病了。我想他是無時不在**藥爐茶鐺**的生活中。我們讀他昌谷讀書示巴童和巴童答的兩首詩，就可知道他因苦吟而至於病，因病而至於吃藥了。

昌谷讀書示巴童——蟲響燈光薄，宵寒藥氣濃。君憐垂翅客，辛苦尙相從。

巴童答——巨鼻宜山褐，龐眉入苦吟。非君唱樂府，誰識怨秋深？

他的母親因為他好苦吟詩，有時竟怒起來了：

唐書本傳——賀為人纖瘦，通眉，長爪，七歲卽能辭章；每旦日出，騎弱馬，從小奚奴，背古錦囊，遇有所得，卽

書投囊中，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，如他人之牽合課程者。及暮歸，足成之，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。太夫人…每見所書多，即怒曰：是兒要嘔出心肝乃已耳！

“嘔出心肝”這一句話，真是長吉苦吟詩的寫真。雲仙雜記亦說：“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，吐地者三，俄而文成三篇，文筆嚙喉。”像他這樣吐地者三的吟詩，怎能叫他不病呢？！怪不得他活到二十七歲，就一命嗚呼了！曾文正公祭湯海秋文有幾句話說得好：‘天脫桎梏，放此詩囚；伐肝蕩腸，與命爲仇！’古今詩人，大都命運是如此，這又何怪乎長吉？！

詩辨砥鍾敬伯云：長吉刻削處，不留元氣，自非壽相。

平園續稿周益公云：昔人謂詩能窮人，或謂非止窮人，有時而殺人，蓋雕琢肝腸，已乖衛生之術；嚙弄萬象，亦豈

造物之所樂哉？唐李賀，本朝邢君實之不壽，殆爲此也。

長吉之不壽，人都說他不該苦吟；但是他爲的是他的藝術的成功，他嘔盡了一生的心血，完成了他的偉大的創作，我想這是他所願意的，我相信他一點亦不怨恨！

他自己更有一首詩描寫他吟詩的慘苦，更爲逼真：

酒罷張微索贈詩——隴西長安摧頽客，酒
闌感覺中區窄；葛衣斷碎趙城秋，吟
詩一夜東方白。

葛衣斷碎，燈火黯淡，一個憔悴的詩人在那淒切的秋夜裏獨自慘澹苦吟，至於東方浮白而不覺，這是多麼淒苦的一種情景呵！

他苦吟至於病了，他仍然是苦吟；並且拚命的喝酒，以摧毀他的生命，好像唯恐其天死之不速也。例如他的詩：

南園第九首——瀉酒木蘭椒葉蓋，病容扶

起種菱絲。

河陽歌——月從東方來，漚從東方轉，舫
船飲口紅，密炬千枝爛。

聞怨歌——旗亭下馬解秋衣，請貫宜陽一
壺酒；酒中喚雲天不開，白晝萬里閒
淒迷。

他喝酒到沒有錢，還要解衣貫酒。他喝醉
了，又來喚雲叫天，好像瘋狂了一樣。視宇宙
間的一切事物，都是可悲可感，發出一種凄苦
之音，叫人聽了真要下淚呢！他的詩如：

詠懷——日夕著書罷，驚霜落素絲，鏡中
聊自笑，詎是南山期？頭上無幅巾，
苦藥已染衣，不見清溪魚，飲水得自
宜！

秋來——桐風驚心壯士苦，衰燈絡緯啼寒
素；……思牽今夜腸應直，雨冷香魂
弔書客。……

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——旅